



光自山来

龚立堂

我第一次认真端详“光山”两个字，是在一个雨后的黄昏。车从大别山的褶皱里钻出来，前方路牌被夕照镀了一层金，两个汉字并肩立着，像一对沉默了许多年的老朋友。

“光”是虚的，抓不住，一伸手就散了。“山”是实的，压得住，一落座就是千年。一个最轻盈，一个最厚重，偏偏被安放在一起，成一个县的名字。这样的组合，在河南的地名里，恐怕找不出第二处。

其实这名字是“借”来的，借自一座山。

城北80里，淮河之滨，有座浮光山，又叫濮公山。宋人编《太平寰宇记》，记下一句，“俯映长淮，每有光耀，因名光山。”说的是夕阳西下，淮河的水光折到山壁上，山石生辉，浮光耀彩，山便得了名，名又传给了县。隋开皇十八年，光城县改名光山县，这一叫，就是1400多年。

山本不会发光，光也留不在山上。光原是天地间最易逝的东西，一日之中，只有黄昏那一刻，肯把影子落在山壁上。可当一脉水、一座山、一束光在黄昏里相逢，“光山”两个字，就成了天地间一次短暂的、却被写进史册的相遇。

再往深处溯，这座城还曾有过一个更古的名字，弦。

3000年前，周天子在这里封了个小国，国名“弦”。弦，是弓上绷紧的弦，也是琴上颤动的弦。据说这个部族善制弓弦，便以弦为国。后来楚国北上，弦国灭了，《春秋》里只余八字，“楚子灭弦，弦子奔黄”。小国如一根细断的弦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
可弦断了，弦音还在。如今光山县城里，仍留着“弦山”“弦城”的地名。我总觉得那个“弦”字，与后来的“光”字是相通的。弦是等着发声的，光是等着发亮的。一座城在地下埋了3000年，等的就是那一声，那一亮。

真正让“光”字亮起来的，是一个名叫光的人。

北宋天禧三年，1019年11月，司马池任光山县令，官舍里添了个男婴。孩子生在光州光山，父母便取名“光”。故居院中有口司马井，明清《光山县志》记得明白，孩子出生，汲此井水洗浴，遂以“光”为名。

一个“光”字，从此有了两张面孔。天上之光，人间之名。一座城叫光山，一个人叫司马光。光与光在这里对望，像是命运写下的一副对联，上联是人，下联是人。

7岁那年，这个叫“光”的孩子干了件名垂青史的事。《宋史》写得极简，“群儿戏于庭，一儿登瓮，足跌没水中，众皆弃去，光持石击瓮破之，水迸，儿得活”。

一瓮的水是小小的黑暗，一块石头是小小的光。别的孩子四散奔逃，唯有他捡起石头，砸破那口封闭的黑暗。这几乎是“光”的本义，光从来不是绕开黑暗，而是击碎黑暗。

后来他用19年，把1362年的人间兴衰，编成一部《资治通鉴》。神宗赐名时说得明白，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。300余卷浩浩汤汤，是一面史镜，也是一盏长明灯。他从光山走出去，也是信阳毛尖的主产区。麻

鸭蛋油润、马阪桃脆甜、牢山粉条绵滑，年关近了，家家打糍粑，腊肉炖黄鳝的香、泥鳅拱大蒜的鲜、糯米甜酒的甜，飘过一条条巷子。光，不光是看的，也是听的、尝的、闻的。人间烟火，本身就是一束光。

再往近代走，这座山的光，换了颜色。

大别山横亘鄂豫皖三省，光山正处腹地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火种从山坳里烧起来，鄂豫皖苏区在此诞生，28年红旗不倒。从土地革命到全国解放，这面红旗在大别山里，整整举了28年。

1947年秋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，在光山砖桥的文氏祠召开王大湾会议，统一思想，整顿纪律，被称作“军史上的古田会议”。主旨简单而沉重，在群山里站稳脚跟，把红旗举牢。

星火，星火，星火燎原。这束光最初也来自山里。山给了它隐蔽，给了它根基，也给了它燎原的胆气。光自山来，在革命年代，这四个字有了最悲壮、最滚烫的解释。

如今的光，是另一副模样。

城边的官渡河，是光山人的母亲河。这条河古名小潢河，源自新县，经光山入淮。因宋代官方在此设渡，百姓感念，唤作“官渡河”，古志里早有“官渡清波”四字。过去它一度黯淡，河道淤塞，乱石堆积。2015年起，光山开始“拥河发展”，清淤筑坝，架起跨河大桥，铺开滨河绿道，还修出“官渡八景”。如今黄昏沿河走，水面上浮着灯影、山影，还有桥影，像千年前浮光山下的淮河，把光又还给了水。

光山还有一束光，是贴着司马光的名字亮起来的。2009年，正是司马光诞辰990周年，县里立下一个发展理念，让智慧之光溢彩光山。此后十年，这座城把司马光的名字用到了极致，广场以他命名，小镇为他而建，智慧大道横贯新城，还拍出26集动画片《少年司马光》，把那个砸缸救水的孩子，送到了全国的荧屏上。

2019年11月，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，光山办起盛大的纪念活动，舞龙狮的队伍从司马光广场出发，走向故居，1000米的路，仿佛走了1000年。故乡人用一场盛典告诉千年前那个孩童，智慧这束光，不只在史书里，还在这座山里，亮向更远的时光。

深秋油茶花开，漫山遍野的白，像是山把积攒了一年的雪，一夜间全捧了出来。人们把油茶园称为司马光油茶园，一亩油茶百斤油，荒了几代人的山坡，成了乡亲们的聚宝盆。

全县的白鸭绒，也像一场不会融化的雪。光山是全国闻名的羽绒之乡，羽毛轻得没有重量，却能给人最重的温暖。油茶的白是山的花，羽绒的白是山的云。

还有那些路。京九、宁西两条铁路穿境而过，沪陕、大广高速在山间起伏，车灯如流萤，在夜色里蜿蜒。白雀园的“大别山茶市”，是南茶北运的中转站，一年吞吐着千万公斤的茶香。曾经的深山老区，如今四通八达。曾经红旗不倒的山，如今日子亮堂。

2019年，光山这座昔日的贫困县正式脱贫摘帽。那年金秋，老区人民在油茶园里听到一句滚烫的嘱托，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，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。这句话，像另一束光，落进了这座山里。

回到那个黄昏，我重新看“光山”两个字。

山还在。从3000年前的弦国，到北宋的官舍，到红旗不倒的岁月，再到油茶花开的今天，它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立着。光也还在，只是换了一副又一副面孔。先是山河的光，再是人的光，后来是旗的光，如今是人间的光。

我忽然明白，“光自山来”从来不是一句漂亮话。山是根，光是根上长出来的。官渡河的水，又把光送向远方。山是故乡，光是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。他们背着山走天下，也揣着光回家。

千年前，那束光落在山壁上。千年后，那束光还在，只是不再浮在淮河的水面上，而是长进了人间里。若问它从哪里来，答案仍是那一句——光自山来。

而山，从未离开。光，亦从未走远。

上。2019年11月，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，光山办起盛大的纪念活动，舞龙狮的队伍从司马光广场出发，走向故居，1000米的路，仿佛走了1000年。故乡人用一场盛典告诉千年前那个孩童，智慧这束光，不只在史书里，还在这座山里，亮向更远的时光。

时间是一条河

姚峻先生散文集《暮色拐角处》即将出版，这是一本姚峻先生感知时间的书，或者说是一本姚峻先生感悟生命的书。

的确，时间是一条随处可见的河流，所有可见可感不可知的事物都是它的注脚，比如水流、人流、日月轮转、风雨雷鸣等等……同时，时间又是一条隐秘难测的河流，暗藏着更多我们肉眼看不到以及相对抽象的事物，比如万物生长、比如我们的生理性衰减等等……

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时间这条河流中的一条支流，细小、孱弱、微不足道，但同时，我们又是自己时间的主人，我们独立，我们具有其他事物所不具备的思考能力，我们在很多时候可以自主选择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，我曾在我的长诗《淮河简史》里写道：

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，时间是河床

青年、中年和老年对应着上游、中游、下游

我们无法让时间停留，就像我们拴不住水

河水终将挣脱羁绊，像一匹马挣脱缰绳

但那也只是水出于动物性的本能释放

短暂的野性之后，河水复归平静

……………

我想说的是，时间是拴不住的，它像一匹野马一样奔腾而去。我们的时间是这样，姚峻先生的时间也是这样，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上游的莽撞、不羁，也已经历过中游的喧嚣、放任，那么我们的下游会是什么呢？我想是辽远，是豁达，是开阔……正是因为时间流逝具有的不可逆性、普遍性和我们的生命有着密切的关联度，因此时间也成为文学跨越时空的永恒母题，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，姚峻先生笔下的暮色拐角处，是其在退休前后这一特定时期，对时间的一次有意识，抑或纯粹无心地叩问，关乎存在、记忆和生命的意义。

和姚峻先生相识于2024年，听起来只有两年光景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友谊的纯度与成色。有些人相识几十年，但却一直走在渐行渐远的路上，而有些人相见虽晚，但却能始终相向而行。因此，认识一个人不在乎时间长短，而在乎是否能够同频共振。由此我想到，写作跟交朋友一样，也不在乎时间的长短，姚峻先生的文学旅程就始于2024年，当然这跟我无关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见证人。我的意思是，他是从2024年开始，才把主要精力投向了文学，或者说是把本属于自己的时间与渾河区文学事业进行了深度绑定，我认为这既是一次偶然，也是一种必然。因为个人爱好从来都不可能是建立在一时兴起之上的，那样的爱好不可能持续长久，这背后必然有长期的脉络可循，必然是有着长期的积累，这种积累有思想认知上的准备，也有阅读认知上的准备，不然谁都不能做到厚积薄发，出手不凡。

2026年5月至今，市协在鸡公山创作之家举办了6期基层作家交流创作活动，来自6个县区的近30位作家先后入驻，从我们已编发的作品看，姚峻先生创作的散文《环翠楼纪事》有别于很多作家的作品，表现出非常高的水平。

在《环翠楼纪事》里，姚峻先生用细腻的笔触，勾勒百年建筑的生命轨迹，其文学性首先体现在时空交织的叙事结构上。作者以当代寻访为经，以民国营建为纬，在“寻访—回望—再寻访”的往复中编织出环翠楼的立体图景。这种叙事策略使建筑不再是静态的历史标本，而成为承载着时间重量的生命体，在雨雾天晴的山色中向读者缓缓展露真容。语言风格上既清隽雅致，又不失明快。“青石筑基、石条砌墙、红瓦覆顶”的短句铺排，既有建筑实录的精确，又暗含韵律之美；而“朝沐清风，夜承雾露”的对仗，则将百岁古树拟人化，赋予自然物象以人文温度。这种雅洁的文字恰与环翠楼“古朴雅致”的气质相呼应，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有机融合。文中最为动人的是细节描写的精确与丰盛。14级台阶的计数、5平方米门卫房的面积、数字“9”形步道的俯瞰视角，这些建筑数据的带入非但未破坏文学性，反而以实证的准确度增强了历史现场感。石桌棋盘旁“恍若有人两两对弈”的虚写，则是以想象填补空间上的留白，使沉寂的院落重新回荡人声。这篇文章的深层意蕴在于揭示建筑与文脉的同构关系。鸡公山“万国建筑”的多元景观，恰与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相映照；而环翠楼由避暑属性到文学馆的功能嬗变，则隐喻着物质空间向精神空间的升华。当耸青阁的书柜与茶台取代了昔日的棋牌娱乐，建筑完成了一次文化身份的转换，变成生产精神产品的圣地。整体而言，《环翠楼纪事》以建筑为载体，成功建构了一个兼具历史纵深与人文温度的美学空间，让石头与文字达成了某种默契。

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不能对书中的文章一一进行评价，仅对《环翠楼纪事》一文进行了梳理和解构，试图以一概全，虽然略显武断，但作为一位资深读者，对写作这事我还是清醒的，一个作家的层次从他下笔的那一天起就基本决定了他的经度和纬度。如同我们的年

龄一样，无法掺假，尽管我们自己觉得还很年轻，但在外人眼里，实际上我们已经垂垂老矣！这篇文章从时间开始，最终又落脚于时间。同样是在我的长诗《淮河简史》里，我写道：

三河闸以下，河道宽阔，水流平缓

南腔北调的水们组成的一个老年观光团

它们已经见识过了洪泽湖的盛大

一个个突然变得坦然起来，不再急于赶路

一路之上，它们开始回忆来路、往事、故人

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“浪花淘尽英雄”“往事越千年……”

……………

我们挤在时间这条河里，前赴后继，用文字记录那些具象的事物，同时也记录那些抽象的事物，时间是时间给的，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用生命把时间还给时间。